

契诃夫小说选 (上)

[俄 国] 契诃夫 著

汝 龙 译



名著名译

MING ZHU MING YI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契诃夫小说选

(上)

[俄 国] 契诃夫 著

汝 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据 А. П. 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ГО-
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
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小说选/(俄)契诃夫著;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9.1

(名著名译)

ISBN 7-02-002899-3

I. 契… II. ①契…②汝… III. 短篇小说-俄国-近代
-选集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008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64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7.75 插页 4

199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31.00 元

译者简介

汝龙（1916—1991），江苏苏州人。曾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担任过中学英文教员和大学中文系教授。五十年代曾任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一九三六年开始文学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契诃夫小说选》、《复活》、《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等。

译 本 序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的一生是短暂的。结核杆菌在他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在俄国历史上,契诃夫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刚刚开始形成,而且形成这些新东西的社会力量,直到一九〇五年才第一次在辽阔的全国范围内、在各种场合的群众性的公开活动中真正表现出来。”^①契诃夫的思想和创作正是在这个历史大前提下形成和发展的。

契诃夫出身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赎得了本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自由。作家的父亲在塔甘罗格市开了一片杂货铺,出售茶叶、砂糖、肥皂等小商品。严厉的父亲经常命令儿子在学业之余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后来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六年,父亲破产,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甘罗格继续学习。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和学业,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开始在莫斯科附近的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这使他有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展视野,丰富生活见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102—103页。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一八八〇年。是年三月彼得堡出版的幽默杂志《蜻蜓》(第10期)上登载了契诃夫后来自称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东西”——《一封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其中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同期《蜻蜓》杂志还发表了契诃夫的另一篇试笔之作:《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个幽默小品表露了年轻的作家对盛行于当年文学界的陈词滥调的不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庸俗的滑稽报刊(《娱乐》、《蜻蜓》、《蟋蟀》、《花絮》和《闹钟》等)应运而生,尽登载一些诙谐小品,供小市民消遣和解闷。当时契诃夫年事尚轻,一度迎合了时尚,写下了许多无聊的滑稽故事,《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1883)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

但是,年轻的契诃夫一开始就有别于滑稽刊物的众多撰稿人。他的目光较锐利,他的笑声更健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了不少幽默佳作,例如,《一个文官的死》、《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喜事》等。契洪特的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

《一个文官的死》侧重于展示官场丑态。在沙皇俄国的官场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①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自幼相好的朋友在车站相遇,他们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那个“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时,他

① 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ервь, 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

“忽然脸色发白”，“耸起肩膀，弯下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偻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了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统治的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一条狗也比一个普通人来得重要。巡官奥楚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却张牙舞爪。契诃夫的《变色龙》是他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在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上述作品表明，契诃夫的幽默短篇小说本质上不同于当年风行的滑稽故事和诙谐小品，在他的笑声中包含着忧郁的情绪和辛酸的眼泪。难怪高尔基说：“我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每一个幽默短篇小说中都听见一颗纯真的心所发出的平静而又深沉的叹息，这是一个对那些不善于尊重自己人格的人们寄与满怀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叹息。”

出身卑微的契诃夫善于自重。他建议弟弟“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他要求兄长“克服”“小市民习气”，他主张“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应该说，这是青年时代的契诃夫的主导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只局限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但它毕竟反映了年轻作家对污浊的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列宁谈到农奴制改革在俄国社会上引起的反应时曾说：这“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①可见，《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旨在嘲讽奴才心理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幽默短篇小说都是有社会意义的。

在沙皇俄国凌辱人格尊严的不仅有官衔和权势，还有金钱。短篇小说《在海上》(1883)正是暴露了金钱的腐蚀作用和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在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轮船里，新婚的牧师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76页。

了“一叠钞票”把初夜权卖给了一个年老的银行家。短篇小说《假面》(1883)嘲笑了一个骄矜专横的百万富翁和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的“知识分子”。而《嫁妆》(1883)则揭示了另一种怪诞现象:物贵于人。契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契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契卡不幸离开人世,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

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开始描绘劳动者的困苦,写下了《牡蛎》(1884)、《乐师》(1884)、《哀伤》(1885)、《苦恼》(1886)、《万卡》(1886)、《安纽黛》(1886)、《歌女》(1886)和《风波》(1886)等优秀短篇小说。

在《安纽黛》中,契诃夫倾注了对劳动妇女的同情和赞颂。外貌不扬的安纽黛有着一颗纯洁和善良的心。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风波》中的家庭女教师玛申卡被主人诬为偷窃者,她愤然离开了这个“高贵的”家庭。《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飞跃。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万卡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描写都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在主题思想上与《万卡》和《苦恼》等作品相近的还有短篇小说《渴睡》(1888)。

《万卡》和《苦恼》等短篇小说不仅反映出年轻作家的思想发展,而且也显示了他在艺术技巧上取得的成就。在这些作品中,肤浅的笑料已经消失,虽然“笑”有时依然存在,但这已经不是我们在一些滑稽小品中听到的无关痛痒的笑,而且它比《变色龙》和《胖子和瘦子》等作品中体现的幽默更为深沉。现在,笑已经

成为一种体现作家对生活和人物的态度的艺术手段，它将随着作家创作的发展而更加丰富多采。《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经形成，它们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作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二阶段。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六年三月间，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亲自写信给年仅二十六岁的契诃夫，称赞他“具有真正的天才”。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五百卢布的“普希金奖金”。总之，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人品高尚，他丝毫未陶醉于日益增长的荣誉和地位，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询问自己：“我干的究竟是正经事呢，还是微末的无聊事？”^① 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② 强烈的作家责任感促使契诃夫进行思想探索，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 1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② 《契诃夫论文学》第 3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①。

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俄国，反动势力猖獗，进步思想遭受禁锢，因而契诃夫的思想探索是非常艰苦的。他当年的思想探索成果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一封信中，他说：“我痛恨以一切形式出现的虚伪和暴力；……伪善、愚蠢、专横，它们不仅在商人家庭里和监狱里盛行；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在青年当中，我也看见它们。”“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问这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② 将这种认识同契诃夫创作初期的主导思想（“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和深化。当然，信仰“最最绝对的自由”，这无疑是在契诃夫思想探索中的一种失误，使他识不透苏沃林的庐山真面目。

一八九〇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库页岛，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零两天，对全岛居民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对契诃夫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不仅使他作出了“库页岛简直是一座地狱”的结论，而且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深化了他对现实的认识。他明白了：作为文学家，他需要的不是什么“最最绝对的自由”，而是“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需要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③。他还认识到，作为文学家，必须有“正义感”，因为对于作家来说，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 1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② 《契诃夫论文学》第 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③ 《契诃夫论文学》第 1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正义感”“比空气更为宝贵”^①。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开始意识到，为苏沃林的《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②；也正是在这时，他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无情地暴露了沙皇俄国的现实，喻之为为一座阴森森的监狱。

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发掘较以往深刻。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从道德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仇敌》（1887）描写了阿鲍金老爷和基里洛夫医生间的一场道德冲突，作家同情医生，指责老爷及其家人们的自私和卑俗。在《命名日》（1888）、《公爵夫人》（1889）、《恐怖》（1892）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妇女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在短篇小说《神经错乱》（1888）中，契诃夫提出了社会问题，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可怕罪恶”——卖淫。

《草原》（1888）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他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抒情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反映当年社会上的种种思想探索活动是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一个特点。《好人》和《在途中》涉及了当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1887）、《相遇》（1887）和《哥萨克》（1887）等短篇小说反映了当年托尔斯泰主义在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了契诃夫曾受到托尔斯泰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十年代，许多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1888）提出了悲观

① 《安·巴·契诃夫全集》（俄文20卷本版），第15卷，第243页。

② 《安·巴·契诃夫全集》（俄文20卷本版），第15卷，第256页。

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在思想探索中产生过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认真探索一个可以把一切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枯燥乏味的故事》(1889)是一部反映契诃夫思想探索的重要作品。主人公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但他感到苦闷，因为他缺少一个可以把他知道的一切联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总的观念”(即世界观)。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一八九〇年春契诃夫前去库页岛，以寻求“怎么办”的答案。他在库页岛这座人间地狱里亲眼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表现，这使他日益疏远直至否定那占据了他心灵六、七年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他写下了《第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既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也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同时还控诉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和残暴。

《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巧妙地穿插对“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安排“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地给读者造成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正好又是这些“疯子”和“狂人”。应该说，“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是契诃夫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杰出艺术成果。拉京医生的遭遇进一步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也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而关进了第六病室。拉京为人正直、善良，但他不懂得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痛苦，却侈谈什么要“蔑视痛苦”，甚至说什么“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契诃夫让“疯

子”格罗莫夫用激烈的言词去冲击拉京，让严峻的生活去教训拉京，使这个因为“不懂生活而蔑视痛苦”的人尝到了生活的苦味，直至惨死在第六病室。拉京的遭遇正好说明：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都是无能的，都必然要遭到生活的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这部中篇小说问世直到一九〇三年发表辞世作《未婚妻》，这是小说家契诃夫的第三创作阶段，也是他艺术活动的顶峰。他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日趋完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真实，深刻，朴素，动人。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进一步深化，出现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解放运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但是，解放运动需要解决的任务却是双重的：既要完成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反对封建残余、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资本剥削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在一八九七年冬至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对法国反动派诬陷犹太籍军官德莱福斯；一九〇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帝俄科学院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间，契诃夫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受难的大学生。许多事实表明，契诃夫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越发坚定，这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晚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他的同时代人谢格洛夫说得好：“在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可以感觉到的俄罗斯，比在博博雷金的所有长篇小说中可以感觉到的还多要。”^①而高尔基则明确指出契诃夫作品的积极社会作用：契诃夫以他的篇幅不大的小说“做着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②我们以《套中人》为例。契诃夫在这里刻画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热心卫护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产生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的八十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的俄国的重要社会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③。正是这个兽医说出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晚年创作的每一个短篇小说之中。《醋栗》中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否定不合理的社会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又感到幸福和满足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狗的女人》以朴素和感人的笔调描绘了两个真正相爱的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皇专制的俄国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等中、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这些作品中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丽莎·李亚里科娃是五座

① 《文学遗产》(俄文版)第68卷,第482页。

②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册)》第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卷,第300页。

大厂房的继承人,但她怀疑自己有这种权利。又如,年轻的副检察官在目睹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的现状后认识到:不能不顾人民的重重苦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锦绣前程。中篇小说《在峡谷里》暴露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①历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在晚期作品中捕捉到了并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那么,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些严肃的问题,探求着它们的答案。民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各自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对此契诃夫持何种态度呢?对于民粹派和自由派,他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地狱”库页岛上的见闻使他对它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契诃夫则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是消极和愚昧的,他们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脱帽鞠躬(《出诊》)。在《醋栗》中,契诃夫借兽医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与旧生活毅然决裂的未婚妻娜嘉所做的也只是去彼得堡求学。这一切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在处理“怎么办?”的问题上,他在《匿名人的故事》中否定了个人恐怖,在《我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的做法毫无实际效果,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28页。

评了“小事情”论；但是，他在这些作品中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这无疑表现了契诃夫的局限性。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着人的心灵。契诃夫在《约内奇》中无情地解剖了一个被铜臭腐蚀了灵魂的医生。《醋栗》中那个自私自利的地主也同样受到了契诃夫的无情鞭挞。

契诃夫否定像医生约内奇和地主契木沙—喜玛拉依斯基这样的自私庸人，但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契诃夫则热情赞扬。例如，文学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未婚妻娜嘉等人也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作家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在契诃夫的创作晚期不仅蕴含丰富的进步思想内容，并且具有精湛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如《出差》中鲁仁的觉醒、《约内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医的思想转折和《未婚妻》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各自的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不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

动和精神状态。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巧妙地安排在生活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然界的开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在棺材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特征之外,还有另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的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常被用作描绘生活和展示性格的手段。而且,所有这一切手法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裁。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①。契诃夫本人

① 高尔基:《论文学》(俄文版)第154页。